

## 多边主义的考验期

弗朗西斯·高锐<sup>1</sup>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

2012 年共缔结了四项新的多边条约<sup>2</sup>。作为对比，在同一时期，被视为极其缺乏成效的美利坚合众国第 112 届议会通过了 284 项法律。与此同时，一批具体数量未知但为数众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几个颇受关注的多边协定正在谈判或缔结中。无论怎么看，多边的收成似乎都遭遇了大旱。

成果的匮乏，似乎难以用没有需求或者缺少适当主题来解释。全球化和互联互通已经生成了一个长得令人生叹的清单，上面都是正当合时的问题，而且其中很多因为涉及到人、武器、污染、细菌、资本或产品跨多国国境的流动，从一开始就不在任何一国的解决能力之内。实际上，列举可能适宜的话题可能正显示出，多边政策响应能力的大小各不相同，且与问题的大小成反比。为什么会这样？

竞争似乎能提供一大解释。过去，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基本都被各国视为实现国际成果的唯一工具。现在，两者都出现了竞争者。有公私联合的伙伴关系，有诸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类的全私营性机构，以及为具体目标而设、涉及多个利益有关方的合作关系——这些丰富多样的形式现在都可以用来解决国际问题，而且常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同样已被广为接受的是，不是所有国际问题都需要或应当以条约的形式加以规范。其他一些切合实际的平台常常可以同样或更为有效。这些平台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安排形成，这些安排都不似多边条约的严肃和一本正经，而且平台的建立和停用也可以简便得多。这种竞争的到来未必是一件坏事。正相反，它可以看作是对国际关系更加成熟的一种反映，正顺应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形势。

地缘政治的变化似乎可以作为另一大解释。正在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转变还在不断变化，而且还没有找到完全制度化的表达。已经发生的经济转变似乎尚未在政治结构中得以体现，现有政治结构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同的经济现实。变革正在体系内发生，但不到变革完全终结之时，体系设计都提供不了应付外界环境变化所需的能力。当我们在等待所需的能力不断发展之时，所达成的共识似乎只能停留在技术和某个具体的层面，而很少能覆及政治和

---

<sup>1</sup> 本文中的观点不代表 WIPO 成员国的立场。

<sup>2</sup> 2012 年 3 月 9 日缔结的《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开普敦公约关于空间资产特定问题的议定书》；2012 年 4 月 25 日缔结的《粮食援助公约》；2012 年 6 月 26 日缔结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及 2012 年 11 月 12 日缔结的《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整个的层面。因此，关于汞的多边协定可以达成<sup>3</sup>，但关于气候变化的却不见踪影。2012年缔结的四项多边条约全是极为具体和极具技术性的条约。

多边主义依然为许多人所珍视。它的优点是具有普适性，因此一直被作为对国际社会包容性和合法性的最高表达。但这些优点的锤炼需要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而其所处的快速变化的世界有时未必能等待，而且经常就是不愿等待。我们共同的政治责任是要开发这种设计，使其帮助多边主义实现并保持与世界息息相关的联系。

---

<sup>3</sup> 拟议的《汞问题水俣公约》。